

清十大名人

襟霞阁主 / 编

家

岳麓书社

書

郑林
张彭
李

板则之玉鸿

桥徐洞麟章

纪左胡曾袁

晓宗林国世

岚棠翼藩凯

责任编辑 杨云辉

封面设计 黄朝

清十大名人家书

襟霞阁主 编

宋效永 校点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长沙鸿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199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18.5

字数:540,000 印数:1—5,000

ISBN7—80520—905—7

G·136 定价:22.5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

社址: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:410006

清十大名人



岳麓书社



襟



前 言

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，家庭、家族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封建社会的皇权统治，说到底，就是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家族统治。父传子，子传孙，代代相袭，代代相沿，封建皇权就是这样沿袭的，封建社会也就是这样发展的。正是基于这样的模式，古人提出了“修、齐、治、平”的原则：修，修身；齐，齐家；治，治国；平，平天下。就是说，一个人立足于社会，首先要讲究修身，只有自身修养好了，又能整治好家庭，才能治国，才能平天下。《礼记·大学》：“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”可见，在古人那里，家庭是多么重要，整治好家庭又是多么的重要。

中国古代的“齐家”文化源远流长。早在东汉，马援就给他的儿子写过《诫子书》，告诉他的儿子要好好学习做人，提出了“画虎不成反类狗”，“刻鹄不成尚类鹜”的名言（见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）。之后，在魏晋南北朝，我国第一部“家训”形式的著作出现了，这就是颜之推的《颜氏家训》。随后，从唐开始一直到清末，这种“齐家”文化开始进入了它的繁荣期。其各种形式的家训、家规、族训、族规、治家格言、诫子弟书等等，纷纷出现，难以例数。比如说，修族谱，要订族训、族规；居家耕读，要订家训、家规，立治家格言；羁旅客居，要写家书，要关照家中孩子成长，要问候家中父母的晨昏起居，要处理好家中与乡邻、与同族的关系。……正是由于这种对“齐家”文化的重视，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数不清的文化世家乃至世宦之家。……应当说，“齐家”文化也是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

“齐家”文化到清代进入了它的鼎盛期，这其中，家书占有

重要地位。因为，不论是家训、家规也好，族训、族规也罢，它们均属于有固定内容乃至有固定模式的东西，一经订立，则很少改动。而家书则不然，它往往是与写信人、收信人当时的具体情况、具体环境结合在一起的，因而其内容也就更为丰富，其内涵也就更为广泛，其所反映的思想、心态等等，也就更为真实。尤其是对于名人而言，更为如此。政治家林则徐，曾给他的大儿子林汝舟写过这样一封信：

大儿知悉。父自五月十一日动身赴广东，沿途经五十余日，今始安抵羊城。风涛险恶，不可言喻，唯静心平气，或默背五经，或返躬思过，故虽颠波不堪，而精神尚好。因思世途险巇，不亚风涛，入世者苟非先胸有成竹，立定脚根，必不免为所席卷以去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此择友之道应尔也。若于世事，则应息息谨慎，步步为营，若才不逮而思邀幸，或力不及而谋躐等，又或胸无主宰，盲人瞎马，则祸患之来，不旋踵矣。此为父五十年阅历有得之谈，用以切嘱吾儿者也。汝母汝弟，身体闻均好安。汝二弟且极用功好学，父闻之心为一快。客居在外，饥饱寒暖，须时加调护；友朋应酬虽不可少，而亦要有限制。

这是林则徐赴广东禁烟，到达广州后，给他儿子的信。信中一是说世途险恶，告诫儿子交友择友之道；二是告诫儿子如何处世，他让儿子“息息谨慎，步步为营”，不要“才不逮而思邀幸”，或“力不及而谋躐等”，又或“胸无主宰，盲人瞎马，则祸患之来，不旋踵矣”。这是林则徐积五十年的阅历所得，用以告诫儿子，希望对他交友处世有益，可谓用心良苦！而且他还向儿子亲授官场机宜：

批阅公牍更宜仔细，切不可假手他人。对于长官，尤应恭顺小心，即同僚之间亦应虚心和气。为父作官三

十年，未尝以疾言遽色加人，吾儿随父久，当亦目睹之也。闲是闲非，不特少管，更应少听，一有差池，不但殃及汝身，即为父亦有不测也。慎之慎之。（同上）

“言为心声”，这种如何批阅公牍的话，以及如何在官场应酬周旋的话，也是林则徐几十年为官所一直身体力行的。这种话，恐怕也只能是在他给儿子的亲笔信中听到。当我们看到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禁烟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顶天立地，为了民族利益，一身正气，刚正不阿的林则徐，而当我们读到这封家书时，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在官场中恭顺小心，虚于周旋的林则徐。同时，这也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清代官场的欺诈、险恶与虚伪，林则徐也不得不恭顺小心地周旋于其中。这种周旋于官场，应酬于交际的身不由己，言不由衷，大概是封建官僚的一个通病。

这本《清代十大名人家书》，原名为《清代名人家书》，原为民国襟霞阁主所选。其所选有如下特点：一、所选皆为清代名人；二、十人中，有政治家、有军事家、有学问家、有艺术家，可谓门类齐全，很有代表性；三、从时间跨度来说，从清前期的郑板桥开始，至清末民初的袁世凯，几乎贯穿了整个清代。四、这些家书，其中有的是编者从这些名人后代的手中觅得，而其又往往不见于他们的文集，因而可以补文集之不足，进而可以补史料之不足。而阅读这些家书，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这些名人的胸怀抱负、情操气节，更可以领略到这些名人的雅致品格、情趣爱好。我们会看到，他们谈时事，是怎样的使风云变幻都来笔底；教子女，又是怎样的谆谆告诫尽显真情；述生活琐事，三言两语见哲理；论交朋择友，阅尽沧桑谙世态。从这些家书中，我们会领略到郑板桥的狂放，纪晓岚的诙谐，林则徐的正直，也可以见出曾国藩的胸怀，见到袁世凯在社会变革转型其中表现的似乎无奈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些名人，都是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

代表，因而他们也都是封建文化，进而也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。我们通过这些家书的阅读，可以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，了解他们的思想境界，了解他们的人格与心理，进而窥探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在为官、从学、处世、交友、进退出处等方面的心路历程，进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。应当说，从这些名人士大夫的家书中，我们可以获得不少的收益。比如说，他们在居家生活中提倡的节俭、勤劳，提倡的友邻和睦，提倡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互敬互爱，互谦互让；他们对读书、教育的重视，他们在为人处世交友中一贯坚持的正直信诚态度，以及他们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对父母的孝敬，等等，都属于中华传统美德的内容，即使是在建设、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，都是应该被发扬光大的。——因为它们毕竟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。

宋 效 永

1998.12.31 日于合肥

· 总 目 ·

前言	(1)
一、郑板桥家书	(1)
二、纪晓岚家书	(47)
三、林则徐家书	(97)
四、左宗棠家书	(143)
五、张之洞家书	(205)
六、胡林翼家书	(251)
七、彭玉麟家书	(299)
八、曾国藩家书	(357)
九、李鸿章家书	(483)
十、袁世凯家书	(527)

郑板桥家书

郑板桥名燮，籍隶江南，以进士出宰范、潍等县，服官鲁省十馀年，颇为当道所器重。而卒困于下位者，由于天性傲岸好骂，嫉之者众耳。先生雅擅三绝奇才，诗书画都为名公巨卿所激赏。平生著述亦甚富，惜其放诞不羁，往往随手散佚，以致坊间刊行之《板桥全集》亦仅十之二三耳。兹在三山某藏书家觅得先生家书一厚册，后有附志，云从先生后裔处借本抄录，则洵非赝鼎矣。

· 目 录 ·

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舍弟墨（论为人即是为己）	（6）
焦山读书寄四弟墨（笑谈和尚与秀才）	（6）
仪真县江村茶社寄舍弟（论为文境界）	（7）
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（纵论烧书）	（8）
焦山双峰阁寄舍弟墨（由孤坟而论及为人）	（9）
焦山读书复墨弟（答复焦山读书之用意）	（9）
焦山别峰庵复四弟墨（谈如何作诗）	（10）
寄墨弟自焦山发（感慨圣庙墙塌）	（11）
仪真客邸复文弟（谈历代墨竹画流派）	（11）
再复文弟（论技艺不别雅俗及画墨竹之法）	（12）
仪真客舍寄内子（痛悼内弟）	（13）
淮安舟中寄舍弟墨（剖己骂人之失）	（13）
范县署中寄舍弟墨（嘱赈济亲友）	（13）
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（谈购荒地筑茅屋事）	（14）
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三书（论读书要有特识）	（14）
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（论农夫与书生）	（16）
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（论作诗命题之重要）	（17）
范县署中寄郝表弟（论墓田风水并谈购墓田事）	（18）
范县署中寄郝表弟（谈饮酒事）	（18）
范县署中复郝表弟（再谈购墓田事）	（19）

范县署中寄四弟墨（告知近况）	(19)
范县署中复四弟墨（评点墨弟诗文）	(20)
再复四弟墨（谈请封赠事）	(20)
范县署中寄舍弟墨（谈改家宅风水事）	(21)
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（论过目成诵之弊）	(21)
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（论爱子之道）	(22)
书后又一纸（论养鸟之道）	(22)
书后又一纸（论尧舜）	(23)
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（谈延师教子事）	(24)
潍县寄舍弟墨第四书（论读书）	(25)
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（论文章及写字作画）	(25)
潍县署中寄舍弟墨（谈改建家屋事）	(26)
潍县署中寄四弟墨（谈自己也崇拜人）	(27)
答同年蔡希孟（谈客籍考生事）	(27)
复同寅朱湘波（谈己过及烦恼）	(28)
与同学徐宗于（谈近况及办民团事）	(29)
复同年孙幼竹（谈儒者之通病）	(29)
潍县署中复四弟墨（论文字之虚实）	(30)
潍县署中寄四弟墨（谈逃奴郑迁事）	(31)
潍县署中寄墨弟（推赞吉丈之诗）	(32)
潍县署中寄墨弟（告与人联姻事）	(32)
潍县署中寄四弟（告勿与联名告官事）	(32)
潍县署中寄四弟墨（告与人酬酢之法）	(33)
潍县署中寄四弟墨（谈族弟争田事）	(33)
又寄四弟墨（谈购墓田事）	(34)
潍县署中寄四弟墨（告遣妻儿归里事）	(34)
潍县署中寄墨弟（谈近况及陆亲家被免职事）	(35)
潍县署中寄墨弟（谈病情及托教子事）	(36)

潍县署中寄墨弟（谈难以戒酒事）	（36）
潍县署中寄墨弟（贺弟生子并告饶嫂病情）	（37）
潍县署中寄墨弟（请弟决事并告擒匪）	（37）
潍县署中寄四弟墨（告养生与力学法）	（38）
潍县署中寄四弟墨（谈聘教师事）	（38）
潍县署中寄四弟（请弟速探荷生学问）	（39）
潍县署中寄内子（谈女儿婚礼事）	（39）
潍县署中寄四弟（谈延师及嫁女事）	（40）
潍县署中寄四弟（悯弟并告公事）	（40）
潍县署中寄内子（叙饮食教子诸事）	（41）
潍县署中谕麟儿（诫读书须精叙事须明）	（42）
潍县署中寄四弟（告得教师善教之喜）	（43）
潍县署中寄四弟（告招募巡勇事）	（43）
潍县署中谕麟儿（诫善待邻里、勤读好书）	（44）
再谕麟儿（诫勿怨天尤人）	（45）
潍县署中寄四弟墨（告欲辞官及择媳等事）	（45）

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舍弟墨(论为人即是为己)

谁非黄帝尧舜之子孙，而至于今日，其不幸而为臧获、为婢妾、为舆台皂隶，窘穷迫逼，无可奈何，非其数十代以前即自臧获、婢妾、舆台皂隶来也。一日奋发有为，精勤不倦，有及身而富贵者矣，有及其子孙而富贵者矣。王侯将相，岂有种乎？而一二失路名家，落魄贵胄，借祖宗以欺人，述先代而自大，辄曰：彼何人也，反在霄汉；我何人也，反在泥涂？天道不可凭，人事不可问。嗟乎，不知此正所谓天道人事也！天道福善祸淫，彼善而富贵，尔淫而贫贱，理也。庸何伤！天道循环倚伏，彼祖宗贫贱，今当富贵，尔祖宗富贵，今当贫贱，理也。又何伤！天道如此，人事即在其中矣。愚兄为秀才时，检家中旧书箴，得前代家奴契券，即持灯下焚去，并不返诸其人。恐明与之，反多一番形迹，增一番愧怍。自我用人，从不书券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，何苦存此纸，使吾后世子孙借为口实，以便苛求抑勒乎！如此存心，是为人处，即是为己处。若事事预留把柄，使人其网罗，无能逃脱，其穷愈速，其祸即来，其子孙即有不可问之事，不可测之忧。试看世间会打算的，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？真是算尽自家耳，可哀可叹。吾弟识之。

焦山读书寄四弟墨（笑谈和尚与秀才）

僧人遍满天下，不是西域送来的，即吾中国之父兄子弟，穷

而无归，入而难返者也。削去头发便是他，留起头发还是我，怒眉瞋目，叱为异端，而深恶痛绝之，亦觉太过。佛自周昭王时下生，迄于灭度，足迹未尝履中国土，后八百年而有汉明帝说谎说梦，惹出这场事来，佛实不闻不晓。今不责明帝而齐声骂佛，佛何辜乎？况自昌黎辟佛以来，孔道大明，佛焰渐息，帝王卿相一遵六经四子之书，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，此时而犹言辟佛，亦如同嚼蜡而已。和尚是佛之罪人，杀盗淫妄，贪婪势利，无复明心见性之规。秀才亦是孔子罪人，不仁不智，无礼无义，无复守先待后之意。秀才骂和尚，和尚亦骂秀才。语云：各人自扫阶前雪，莫管他家屋瓦霜。老弟以为然否？偶有所触，书以寄汝，并示无方师一笑也。

仪真县江村茶社寄舍弟（论为文境界）

江雨初晴，宿烟收尽，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曦，而又娇鸟唤人，微风叠浪，吴楚诸山，青葱明秀，几欲渡江而来。此时坐水阁上，烹龙凤茶，烧夹剪香，令友人吹笛作《落梅花》一弄，真是人间仙境也。嗟乎，为文者不当如是乎！一种新鲜秀活之气，宜场屋，利科名，即其人富贵福泽享用，自从容无棘刺。王逸少、虞世南书，字字馨逸，二公皆高年厚福。诗人李白，仙品也；王维，贵品也；杜牧，隽品也。维、牧皆得大名，归老辋川、樊川，车马之客，日造门下。维之弟有缙，牧之子有荀鹤，又复表表后人。惟太白长流夜郎。然其走马上金銮，御手调羹，贵妃侍砚，与崔宗之著宫锦袍游遨江上，望之如神仙，过扬州未匝月，用朝廷金钱三十六万，凡失路名流，落魄公子，皆厚赠之，此其际遇何如哉！正不得以夜郎为太白病。前朝董思白，我朝韩慕庐，皆以鲜秀之笔，作为制艺，取重当时。思翁犹是庆历规模，慕庐则一扫从前横斜疏散，愈不整齐，愈觉妍妙。二公并以大宗伯归老于家，享江山儿女之乐。方百川、灵皋两先生出慕庐门下，学其文，而精思刻酷过之，然一片怨词，满纸凄调。百川早世，灵皋晚达，其崎岖屯难亦至矣，皆其文之所必致也。吾弟为文，须想春江之妙境，挹先辈之美词，令人悦心娱目，自尔

利科名，厚福泽。或曰：吾子谕文，常曰生辣、曰古奥、曰离奇、曰澹远，何忽作此秀媚语？余曰：论文，公道也；训子弟，私情也。岂有子弟而不愿其富贵寿考者乎？故韩非、商鞅、晁错之文，非不刻削，吾不愿子弟学之也。褚河南、欧阳率更之书，非不孤峭，吾不愿子孙学之也。郊寒岛瘦，长吉鬼语，诗非不妙，吾不愿子孙学之也。私也，非公也。是日许生既白，买舟系阁下，邀看江景，并游一钱港，书罢，登舟而去。

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（纵论烧书）

秦始皇烧书，孔子亦烧书，删书断自唐虞，则唐虞以前，孔子得而烧之矣。诗三千篇，存三百十一篇，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，孔子亦得而烧之矣。孔子烧其可烧，故灰灭无所复存，而存者为经身尊道，隆为天下后世法。始皇虎狼其心，蜂虿其性，烧经灭圣，欲剜天眼而浊人心，故身死宗亡国灭，而遗经复出。始皇之烧，正不如孔子之烧也。自汉以来，求书著书，汲汲每若不可及。魏晋而下，迄于唐宋，著书者数千百家，其间风云月露之辞，悖理伤道之作，不可胜数，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。而抑又不然，此等书不必始皇烧，彼将自烧也。时欧阳永叔读书秘阁中，见数千万卷皆霉烂不可收拾，又有书目数十卷亦烂去，但存数卷而已，视其人名，皆不识，视其书名，皆未见，夫欧公不为不博，而书之能藏秘阁者，亦必非无名之子，录目数卷中，竟无一人一书识者，此其自焚自灭为何如，尚待他人举火乎！近世所存汉魏晋《丛书》、《唐宋丛书》、《津逮秘书》、《唐类函》、《说郛》、《文献通考》、杜佑《通典》、郑樵《通志》之类，皆卷册浩繁，不能翻刻，歎百年兵火之后，十亡七八矣。刘向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韩诗外传》，陆贾《新语》，扬雄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，王充《论衡》，蔡邕《独断》，皆汉儒之矫矫者也，虽有此零碎道理，譬之六经，犹苍蝇声耳，岂得为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哉！吾弟读书，四书之上有六经，六经之下有《左》、《史》、《庄》、《骚》，贾董策略，诸葛表章，韩文杜诗而已。只此数书，终身读不尽，终身受用不尽。至如二十一史，书一代之事，必不可废。然魏收

秘书，宋子京《新唐书》简而枯，脱脱《宋书》冗而杂，欲如韩文杜诗脍炙人口，岂可得哉！此所谓不烧之烧，未怕秦灰，终归孔炬耳。六经之文，至矣尽矣，而又有至之至者。浑沦磅礴，阔大精微，却是家常日用：《禹贡》、《洪范》、《月令》、七月法火是也。当刻刻寻讨贯串，一刻离不得。张横渠《西铭》一篇，巍然接六经而作，呜呼休哉！雍正十三年五月廿四日，哥哥字。

焦山双峰阁寄舍弟墨（由孤坟而论及为人）

郝家庄有墓田一块，价十二两。先君勇欲买置，因有无主孤坟一座，必须刨去，先君曰：嗟乎！岂有掘人之冢以自立其冢者乎？遂去之。但吾家不买，必有他人买者，此冢仍然不保。吾意欲致书郝表弟，问此地下落，若未售，则封去十二金，买以葬吾夫妇。即留此孤坟，以为牛眠一伴，刻石示子孙，永永不废，岂非先君忠厚之义而又深之乎！夫堪舆家言，亦何足信？吾辈存心，须刻刻去浇存厚，虽有恶风水，必变为善地，此理断可信也。后世子孙，清明上冢，亦祭此墓，卮酒、只鸡、孟饭、纸钱百陌著为例。雍正十三年六月十日，哥哥寄。

焦山读书复墨弟（答复焦山读书之用意）

来书促兄返里，并询及寺中独学无友，何竟流连而忘返。噫，兄固未尝忘情于家室，盖为有迫使然耳。忆自名列胶庠，交友日广，其间意气相投，道义相合，堪资以切磋琢磨者，几如凤毛麟角。而标榜声华，营私结党，几为一般俗士之通病。于其滥交招损，宁使孤陋寡闻。焦山读书，即为避友计。兼之家道寒素，愚兄既不能执御执射，又不能务农务商，则救贫之策，只有读书，但须简练揣摩方有成效，不观夫苏季子，初次谒秦王不用，懊丧归里，发篋得太公《阴符》之书，日夜攻苦，功成复出，取得六国相印，于以知大丈夫之取功名，享富贵，只凭一己之学问与才干。若欲攀龙附凤，托赖朋辈之提拔者，乃属幸进小人。愚兄秀才耳，比较六国封相之苏秦，固然拟不与伦，而比较敝裘返里之苏秦，尚觉稍胜一筹。且焉学问之道，于其求助于今